

九江人的幽默

□ 王惠民

作为外地人,我在九江已经生活了五十年。完成了从客居九江到定居九江的全过程。

我娶了一位端庄、贤淑、聪慧、美丽的九江姑娘为妻,跟她学会了一口基本纯正的九江话。

现在,满堂儿孙。我已经羽化为九江人了。

九江是历史文化名城,幽默是一种文化,九江是一个盛产幽默的城市。

作为九江人,讲一点九江人的幽默,以证明我这个九江人的地道。

一、梅绽坡与煤炭坡、梅定坡

刚到九江,单位一名老同事告诉我,九江有一个地方叫“煤炭坡”。

为了熟悉九江,闲暇时便去寻找“煤炭坡”。经人指点找到了“煤炭坡”,一看路标却是“梅绽坡”!

我想,“煤炭坡”与“梅绽坡”谐音,老师傅口音有误。后来发现,事实上叫“煤炭坡”的不止老师傅一人。

哦,原来“煤炭坡”就是“梅绽坡”!

“梅绽坡”,一个高雅秀丽的地名;“煤炭坡”,一个又脏又黑的垃圾场。

二者天壤之别,竟然同源一体。九江人真幽默!

梅绽坡名称的幽默不止一个,有很多人将“梅绽坡”呼作“梅定坡”!

您别笑,现在“梅定坡”的名气大得很,大到将“梅绽坡”淹没。

现在在九江,你若问“梅绽坡”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若问“梅定坡”一问便知。

究其缘由,大概是有人将“绽”字读作“定”字。因为有句老话叫:认字认半边,不用问先生。如此,“梅绽坡”之成为“梅定坡”,就是必然的了。

发挥一下:

“梅绽坡”——梅花绽开的高坡;

“梅定坡”——这个高坡上一定有梅花。

又幽默了一回。

二、西装革履与西装革领

多年前,常常听到有人讲“西装革领”一词,不解。事后细细一想,可能是我耳背,错把“西装革履”听作“西装革领”了。

我还发现一位爱讲“西装革领”的漂亮女士,每每使用“西装革领”一词时,总会摆出一副有学问的得意模样。

有一次,我再闻“西装革领”之言。这次听清楚了,确实就是“西装革领”!这次不是那位漂亮女士说的,而是一位先生说的。

我一激动,不慎犯了好为人师的错误。纠正道:应该是“西装革履”吧!言者分辩:我只听过“西装革领”!

我不开窍,继续好为人师说:“西装革履”是指身穿西装,脚蹬皮鞋的意思,形容此人文明时尚。革是皮革,履是鞋,革履就是皮鞋。“西装革领”怎么解释呢?难道能说有人用皮革来做西装的衣领吗?众人闻罢,尽皆愕然!

这时,一位干部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说:我们九江人就是叫“西装革领”!

众人一致附和说:是呀,九江人不叫“西装革履”,只叫“西装革领”!

这次轮到我愕然了。

现在,我还能听到有人讲“西装革领”的九江话。

三、此九江非彼九江

乘车、乘船、上庐山,常听到解说员这样介绍九江:九江,有两千多年悠久的历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封天下三十六郡,其中就有“九江郡”,云云……明白地告诉你,现在的江西省九江市就是秦始皇时的“九江郡”。

我疑惑。查《辞海》、百度:秦始皇设九江郡,辖境范围大致为安徽、河南淮河以南、湖北黄冈以东和江西全省,治所寿春。

寿春者,今安徽寿县也!

我纳闷:秦始皇的九江郡治怎么会从安徽省的寿春跑到江西省的九江市来了呢?

自忖:

1. 寿春作为九江郡治时间短而又太久远,被多数人遗忘。

2. 九江历史上虽然有柴桑、江州、浔阳等古称,但叫九江的名称历史也不短,且名气响亮,不小心把古今九江混为一谈。

3. 九江都是个历史的名片,古为今用。

把九江市变成了九江郡就与秦始皇挂上了钩。秦始皇何人?千古一帝啊!傍上了始皇帝,至荣至幸!

这个幽默有点大,秦始皇能批准吗?不过,它倒应了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此九江非彼九江也!

四、十八层地狱与十八层楼房

地狱,是传说中恶人死后灵魂受惩罚的地方,阴森恐怖。地狱有十八层,一层比一层恐怖,最恐怖的是第十八层。

传说只是传说,谁也没见过,但在九江还真有十八层地狱之说。

现在九江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二三十层的高楼比比皆是。

不知从何时起,有人传言,买楼房千万别买第十八层,因为十八层楼房相对应的是十八层地狱。

因此,十八层楼房价钱低也无人问津。开发商为此伤透了脑筋。

再说,以前很多城市没有十八层高楼,那时阴间就没有十八层地狱了吗?

这个幽默不靠谱,但是很有社会基础。平民百姓相信,达官贵人也相信。他们笃信十八层楼房与十八层地狱相关联。

怎么样?你相信人间有地狱吗?

幽默是一种文化,它是社会的润滑剂。

幽默是一种点心,它是老百姓的开心果。

幽默是智慧,幽默是力量。

幽默是思想的翅膀!

幽默的九江人!

漫游包公园

□ 彭小楠



脚印塘。(资料图片)

初夏,我迎着明媚的晨光,怀着向往与崇敬的心情,来到包拯的故居——包公园。

包公园简称包园,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始建于北宋治平三年,为纪念这位著名清官,家乡人民自发地在老城区内的兴化寺建了一座祠堂,这是包公祠的最早雏形。

明弘治元年,时任庐州太守的宋克明在此兴建“包公书院”,那是包家后裔及城内一些有声望的大家子弟读书的场所。明嘉靖十八年,朝廷御史杨瞻重修“包公书院”,并定名为“包公祠”。

明清两代的官吏,贤人圣士都对包公祠进行过修缮。清光绪八年,晚清大臣李鸿章独自捐资2800两白银对包公祠加以重建,规模依旧,增添了东西两厢房。随着岁月的递增而渐渐建成今天的包公园:它占地34.5公顷,其中水域面积15公顷,主要由包公祠、包公墓、清风阁、浮庄等景点组成。

太平天国时期,包公祠一度毁于战火。

我沿着曲折的小路往湖边走去,两边的柳树垂下柔软的枝条,像小姑娘甩着细长的辫子。风拂过柳叶簌簌作响,像是在欢迎游客的到来。穿过朱红大门,走进包孝肃公祠。包公祠由正殿、东西两厢房、流芳亭、回澜轩、廉泉井、包公故事蜡像馆及大片的碧水和园林组成。它位于包河香花墩,其初为城南梵刹,是包公幼年读书的地方。

正殿端坐八尺高的包公塑像,头戴官帽身着朝服,目光如炬凝视前方,果真应了世人那句“人皆称铁面,公真是青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侍立两旁,并置有龙头、虎头、狗头三铡。祠堂内陈列着包拯的奏折、书法真迹,还有他任官时的断案故事。祠堂中央的石碑上刻着巨型“廉”字,据说是包拯手书的,摸一摸寓意“廉洁自律”。藏在祠堂后方的小亭子,周围绿植环绕,坐在石凳上听风观景,瞬间就可理解古人的“清心寡欲”之意境。“回澜轩”则以“甌塑”的艺术形式,再现了包公真实的一生。

包河小岛上还有个小小的池塘,它与包河呈丁字形,拦腰横卧在包河当中,颇似巨人留下的一个深深脚印的小池塘。它有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包拯在香花墩读书时,常到此地游玩。那

时岛北并没有“玉带桥”。一天,包拯正玩得高兴,想到对岸去看看,于是,他猛地向前一跳,包拯原为天上文曲星下凡,所以这一跳便在小岛上留下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右脚印,久而久之这脚印被世代的雨水浸染而成为近20米,宽近8米的小池塘,人们便称它为脚印塘。

更有趣的是包公祠的六角亭内有一“廉泉”古井,井沿上布满了一条条深深的凹痕,那是井绳长期磨擦留下的;廉泉井旁常常围满游客。清光绪二十八年,李鸿章的侄孙、举人李国衡作《香花墩井亭记》,刻于石碑上。该文记录有位太守喝了包公祠井里的水,头疼不止,原来这个太守是个贪官。人们遂有井水可以判别官员廉洁的传说,专修一亭,名曰“廉泉”,保留至今。

包公祠的东邻为清风阁,是个明五暗四共九层仿宋风格的塔式阁楼,阁旁边的九曲桥横跨湖面,桥边种满柳树,春天柳条拂水,夏天荷花盛开,随便一拍都是江南水墨画。我站在清风阁顶放眼望去,粉墙黛瓦与苍翠古树交相辉映,古今画面依稀交替。

包公园以“历史包公—文物包公—文化包公”来组织游线,以最权威最详实的历史资料陈列、文物展示和戏剧表演向世人展现这位生于斯、长于斯、坐镇开封府的宋代重臣包拯的清正廉洁、执法严明、铁面无私、不畏权贵的人格魅力。

游园最后一站是包孝肃公墓园。北宋嘉祐七年,包公去世次年,其女婿文效将其灵柩运回合肥,归葬包孝肃墓园。

包孝肃墓园是包拯及其夫人、子孙遗骨所葬之地,占地三公顷,是国内一座比较完整的古代名臣墓园。墓园大小结构皆按宋代二品官葬制而建,墓区外围有一排石碑,刻着包拯的名言和后人的赞颂诗词。整个墓园苍松翠柏,肃穆幽静。包公墓定位于“文物包公”,主墓为“覆斗型”方墓,在其正下方的墓室中央摆放着包拯的棺槨(复制品),棺木内敛包拯遗骨。墙壁上有彩绘壁画,还原了宋代的丧葬文化。“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这句掷地有声的家训,深深影响着包家后人。

午阳正盛,给包园的亭台楼阁镀上了耀眼的金边,我轻轻合上画满记号的游览手册。